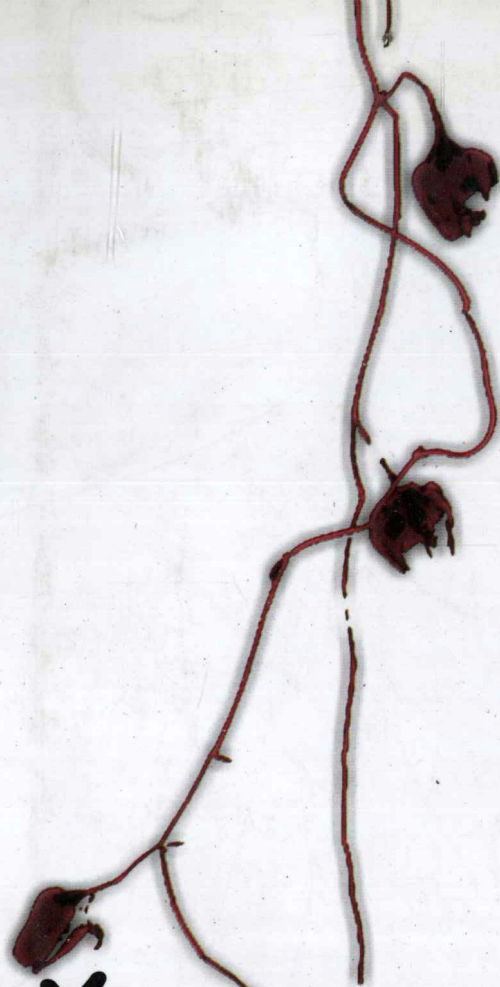




戴着镣铐 的舞者

王玉洁 贾蕾 /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I247.5
W442=2

-70

戴着镣铐 的舞者

I247.5
W442=2

王玉洁 贾蕾 /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戴着镣铐的舞者

著 者 / 王玉洁 贾 蕾

文稿审阅 / 文 静 晓 竺

编辑校阅 / 第六编辑室

美术设计 / 莘海琴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华侨商业中心 15C

电 话 / 00852-67270657 30787738

传 真 / 00852-30785638

网 址 / <http://www.bookhk.com> 或 www.bookhk.net

电 邮 / 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大 32 开本 (880×1230)

印 张 / 11

字 数 / 31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88-97358-2892-6

定 价 / ¥18.00 元 HK\$ 36.00 元

读者购书及查询,可直接登陆网站 <http://www.bookhk.com> 或
www.bookhk.net 购书信箱: bookvcd@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戴着镣铐的舞者》部分手稿

这个冬天出奇的冷。在二九天一个周六的早饭时分，校长办公室里，红红的火炉前，站着两个争说得面红耳赤的人。一个是书生气十足的青年教师，此时他一反常态怒视着对方：“……好！咱就按你刚才说的，是上级有任务，咱学校要有‘右派’，那你也别理由把她打成‘极右’呀？她还没转正，又是单身带着几个孩子。再说了她是多么优秀的一名教师，我最说她比你爱国，爱学生，爱教育事业！你太狠了！”发出愤怒声音的是若冰的班主任老师孙志军。这个一向文质彬彬的他，知道了若冰的遭遇后，怒不可遏跑到校长室来理论。

校长姓丘，长得短小精悍，此时那张田字形的脸气得发青，大声吼道：“孙志军，你想干什么？谁叫她那么纯真呢？上边说什么就信任呢？出身不好讲什么实话？她不当‘右派’谁当？你也就是出身好，否则早把你也抓了！”

说是给洗腔，贾进才

你说什么？抓我？当初开会你诱着大家讲，讲中事不行，我

记得清楚你诱逼她最多。她说什么了？不就是在乡下做家访

学生家去们人人都说的实话吗？你无限上纲，上线！你自己没

说话吗？不就因为你有权吗？你让她的孩子受人欺负，流落

街头，冻死，饿死你就舒服了？安心了？”他一句句的质问道。

“当初运动一开始就比谁的家属出身最不好听，柳静云
~~她说上校瞎指挥，种地不讲科学，在种红薯乡下的孩子，都吃~~
娘家，婆家出身都不好，她又老实所以就是她当右派了嘛。你

到底什么意思？”校长口气有些软。

“把柳静云的地址给我，让孩子去见见她妈妈。以后做

事别太绝了，怎么为人师表？”孙志军拿到地址气哼哼走了出

去。

上完第一节课，孙志军把若水带到办公室，微笑着拿出一张

图纸来。“若水看，这是你妈妈的地址，下面是路线图，~~你可以~~

去看她了。

✓ 乘坐汽车，下车后从这个方向右手这条岔路上走，这里不通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归宿

李哲一路上听到高音喇叭里交替不停地播放着“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时，他的心一下又紧张起来；当他从报刊上看到，“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点~~都不要批评；凡是……”他的手心里攥的都是冷汗；当他看到，“阶级斗争仍然是个纲……”他知道这个时代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换汤~~没~~没投药罢了！他完全明白了周一民说的那些话的含意，立即走进厕所，把那个^军绿书包重新贴身夹到衣服里面，把厂长给开的那些盖着各级革委会大红印的介绍信放到外衣口袋里。

下车后，他不敢贸然回家，而是徒步走了几十里路来到城郊外农村姑姑家里。当他听姑姑说，现在不再抄家而且他的父亲还活着，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时，他就把父亲的手稿藏匿在了姑姑家里，决定自己偷偷地回家去看看。到家时发现房子已被单位单位占用，他只好暂住在父亲一位好友家中。他这位世伯看到好友的儿子还活着时，激动得紧紧地抱住他，老泪纵横地连声说：“谢天谢地！都以为你已经在人世

了呢！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明天就托人想办法叫你去和父亲见个面。”

李哲终于见到了父亲。他父亲看到儿子还活着，知道自己的东西还在时，那多年没有笑过的他，竟然裂开那被打得只剩下一颗门牙的嘴巴笑了！不久他便带着满足死在了“两个凡是”的枪下。

后来，李哲又重新参加了高考，他放弃了自己酷爱的物理专业，而是考入了法律系。据说他父亲的手稿还藏在他姑姑家里，直到他日后成为一名刚直不阿的法官。

李哲和若西在从西域回内地的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叫小松的女孩子，就是若冰的阿玉妈妈的女儿小松。但是若西没有对柳静云和若冰提起过，她们也就不得而知，小松也一直没回到阿玉身边。不过阿玉的前夫突然病逝，她们的儿子小辉回到了阿玉和医生身边，对她是个安慰，她的病情一直很稳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若冰终于坐在了考场上，直接考取了首

前 言

《戴着镣铐的舞者》是小说，不是纪实、不是自传，请君切不可对号入座，以免贻笑大方。

作者讲述一个惊心动魄不同寻常的故事为大家真实再现自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那令人迷茫，引人深思的二十年。

小说描述生活在基层的知识分子，右派、右派子女、青年干部、下乡知青、医生、红卫兵……那些小人物们在蒙昧主义年代，在被恐怖笼罩下的暗流中，无处不存在的人性大碰撞的故事。

对于一路走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来说，那是不堪回首却又真实存在的二十年；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那是不可思议，却应当有所了解的二十年。

正是农民的善良本性和对困苦的高度忍耐性及许多知识分子的忍辱负重，使大家对那二十年有所反思，才给予那些在扩大化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平反和对“四人帮”的《特别审判》。有了改革开放，有了今天的法制、民主、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

该书是作者潜心四年的奉献；在曲折好看的故事中包含着卫生保健、精神保健和传统美德教育的知识。

作者真诚希望读者在故事中受益，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中科院赵伟对该书的鼓励和支持！

2008年12月于北京碧园



主要人物表

柳静云：青年教师。热爱新中国，热爱教育事业，有师德，业务能力强，关爱学生。只因讲了几句大实话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子木若水：柳静云的长女。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不到二十岁便抱着幻想去了天堂。

子木若冰：柳静云的次女。是一个在苦难中自强不息，在重压下永不言败，经历着惊心动魄人生的女孩子。

刘重：某医学院教授，为人正派耿直。自己在苦难中也不遗余力的帮助别人。在非常时期收若冰为关门弟子。

周一民：做农村工作的青年干部。在批斗会上，被子木若冰的目光刺痛了神经，振撼了灵魂，改变了人生。从此以后他用生命守护着若冰，两个人经历着险象环生，不同寻常的爱情。

何莲：刘重美丽善良的妻子。

子木若西：若水，若冰的堂兄。聪明好学，生性善良，因为不堪出身的重压，出走西域。

孙志军：柳静云的学生，若水，若冰的老师。正直善良，由于为柳静云和赵玉兰老师抱不平而受到严厉打击。

赵玉兰：柳静云的同事。多次帮助柳静云母女，而自己也在文革中受伤。

丁之华：教师。错划“右派”后，和柳静云在同一劳动教养队改造时成为患难之交。

齐闻：柳静云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时的生产队长。是个有责任心，有脑子的人。

高家俊：子木若水的初始恋人。

邱富：子木若水的丈夫。



邱贵：邱富的弟弟。若水的同情者和保护者。

邱蛮蛮：若水的公公，外号邱一刀。

邱婆婆：若水的婆婆，为人善良，关爱若水，因患病早逝。

王义：笑笑父亲，正义善良的教师。运动中一直在暗中帮助柳静云。

王笑笑：王义之女，若水，若冰的好朋友。

阿玉：柳静云的堂妹，“右派分子”精神病人，曾被误认为是特务，柳静云为她也险遭灭顶之灾。

李哲：“文革”中的逃亡青年。被若冰和笑笑搭救后流浪到西域，和若西相遇结交为好兄弟。

吴德：柳静云下乡村子里第二生产队的社员。一个十分阴毒的人，终由心劳日拙患上了癌症。

腊月花：一个崇尚革命暴力的女红卫兵。

秃宁：一个没有脑子而心狠手辣的造反派。

李铁：知识青年，被运动弄糊涂了大脑的“弄潮儿。”

大姨，大姨夫：一对收留若冰的善良夫妇。

艺音：运动中被打断双腿的音乐教师，也是一位凄美的未亡人。

郑纯：下乡女知青，废除高考制度后的受害者和受益者。

邵英：城郊医院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

陈跃飞：靠山村的知识青年，由于他的头脑清醒和桀傲不驯永不服输的性格，使他成为了一个挺立在风口浪尖上的神秘人物。

朱霖：陈跃飞的同学，朋友，下乡伙伴及共同谋事者。



目 录

CONTENT

前 言	(1)
第 一 章 邂逅	(1)
第 二 章 认祖	(12)
第 三 章 寄人篱下	(19)
第 四 章 探母	(29)
第 五 章 被遣送后的日子	(41)
第 六 章 大饥荒的必然性	(50)
第 七 章 席卷的神州大饥荒	(60)
第 八 章 若水初识高家俊	(69)
第 九 章 腥风血雨	(80)
第 十 章 若水出嫁	(105)
第十一章 家里来了女特务	(111)
第十二章 公公与小叔	(124)
第十三章 碧林逃走了，婆婆去了天堂	(131)
第十四章 若水之死	(142)
第十五章 两个幸福的年轻人	(158)
第十六章 夜救逃亡者	(171)
第十七章 知青来了若冰走了	(189)



第 十 八 章	若冰进首城·····	(208)
第 十 九 章	与琴声共鸣·····	(215)
第 二 十 章	心灵感应·····	(221)
第二十一章	解剖室的秘密·····	(231)
第二十二章	冒名顶替·····	(239)
第二十三章	神秘的靠山村·····	(251)
第二十四章	若冰流落靠山村·····	(261)
第二十五章	乌山历险·····	(283)
第二十六章	祸不单行·····	(297)
第二十七章	流落在西域的难兄难弟·····	(303)
第二十八章	情感的困扰·····	(309)
第二十九章	寻找小妹·····	(314)
第 三 十 章	群英聚·····	(320)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归宿·····	(328)



第一章 邂逅

公元一九五七年的元月初，北风寒峭，一列由南向北行驶的列车急促地前进着。硬座车厢里，几个由爷爷带着的乡下孩子在嬉戏打闹着，他们是第一次坐火车，心情兴奋。领头的是个约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男孩子。他玩闹一会儿便把目光转向人行道对面的座位上，那里的气氛沉重得使他无心再嬉闹下去，他像个小大人似的摆摆手，让伙伴们安静下来，自己也在爷爷身边坐下，目不转睛的看着对面坐着的一家五口。

对面，一位年轻的母亲，怀中抱着个襁褓，她清瘦的瓜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小桌上放着的一个海蓝色缎布包裹。她齐耳短发，丹士林上衣，黑裤黑鞋，端庄整洁，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在她里侧靠窗口，规规矩矩的坐着个约两三岁，长得像个漂亮男孩儿的小姑娘。她摸摸自己头上扎的朝天辫，忽闪着大眼睛，把脑袋伸向母亲看着，看了几次得不到回应便失望地回过头，委屈地向对面坐着的两个姐姐看去。

大姐，约有七八岁，二姐，约四五岁的样子。这两个女孩子长得十分相像；油黑的头发用同样的淡绿色发带扎着马尾，入鬓的双眉下、稍深的眼窝里嵌着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挺秀的鼻梁，粉



红玲珑的嘴巴，洁白皮肤、纤弱身材。上身穿同样淡绿色毛衣，卡几蓝背带裤。若不是二姐总爱微蹙着眉头，简直分辨不出是两个人来。此时，她们坐在那里安静得像雪花，纯净得如湖水，满脸忧愁，无奈地瞧着对面的母亲。

对面那位乡下爷爷看着她们，叹息一声，在心里自言自语的说：“唉！俗话说，太好太俊的孩子在这人世间，不是受苦就会短命，因为送子观音舍不得让她们离开她，自由的去做人哟！”

他的话好像是在预示着什么。

“姐姐，你听，虎娃喘气好粗呢，是不是生病了？”二女儿注视着母亲怀抱里的襁褓，用那带南方味的普通话对身边的大姐说。

大姐急忙站起身来到母亲面前，扒开襁褓用手摸了摸婴儿的脑门儿，焦急地对母亲说：“妈姆，您看小弟怎么了？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

母亲只是下意识地吧婴儿抱得更紧一些，眼睛没有离开那蓝色，呆呆地没理会大女儿。

周围的人们开始探头往这边看。对面那位乡下爷爷赶紧走过来，看了看婴儿后着急地喊：“咱们这车厢里有医生吗？”看看没有人回应，便急忙对俩女孩儿说：“快！你们快去别的车厢里问问有没有医生，这孩子怕是得了急病！”

卧车车厢里，大多是出公差的办事人员，又大多以搞人事调查的为主。午饭刚过，人们便爬到铺上准备休息。这时，车厢门口传来稚嫩的声音，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过去，看到门口站着个小女孩儿，小脑袋向里面探望着，怯怯地问道：“这个车厢有医生吗？我弟弟病了，发高烧很严重，有医生吗？”当她听不到回答时，便急忙穿过车厢向前走去。

“等一下！我是医生！”听到女孩儿的寻问，便开始在找东西的一位年轻人，边回答边从中铺上拿着个手提包爬了下来。他又对下铺的人说：“老张，把你那瓶白酒给我用，快！”

被称为老张的，急忙从小桌上把喝掉了一半的酒瓶子递给他。



这位高个子医生刚接过酒瓶，那小女孩儿已经返回到他身边，二话没说，抬高胳膊抓住他的袖子便跑。

当医生驱散围观的人们时，那位母亲用莫名的眼神直愣愣地看了他一眼，医生立即认出了她是谁，令他大吃一惊。但是他已经顾不得多想多问了，因为，此时婴儿病情危急：他的小脸儿发青，口吐白沫，双眼上翻开始抽搐！

医生急忙从母亲怀里夺过婴儿，解开襁褓把他侧身放在座位上，让白沫从嘴角流出去以防发生窒息。他向前搬了搬婴儿的头，感觉到他的脖颈并不发硬，又摸摸前卤门也没有发现鼓起，他便放心了许多。

医生又听了听孩子的呼吸后，他随即打开酒瓶把酒倒在手绢上一些拧去多余的，便从婴儿的脑门、脖子、肚皮、手心、脚心依次地，轻轻地擦拭着，用另一只手轻掐孩子的人中穴。

过了一阵子，婴儿的小脸儿慢慢泛红，呼吸开始平稳。医生又喂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婴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竟然咧开小嘴儿对医生笑了笑，随后又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医生放下心来，小声对周围关心他的人们说：“没事了，他现在是在睡着了！”

“呵！这小子把人着实吓了一跳，这酒还能治抽风？俺也学会一招，在乡下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孩子们发高烧又没医生，俺只能干着急！这小子是咋回事？以后还会犯不？”那位乡下爷爷看婴儿没了危险，惊奇地询问医生。

“这孩子没有炎症，是无名高烧，因为高烧才抽风的，以后再发生高烧时还会犯，不过到了四五岁以后就不会抽了，这种抽风男孩儿比女孩儿爱发生。本来是应该用百分之三十的酒精来给他擦的，可是车上没有酒精，又着急，只好用白酒代替了。这叫物理降温，您可以用它应急，但是，如果有炎症就必需得去医院治疗。”医生耐心地回答着老爷爷。

“谢谢医生叔叔！以后小弟弟再发烧我们也会用这个办法了呢！”



太感谢叔叔了!”

听到答谢声，医生忙回头看，当他看到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女孩儿，在向自己鞠躬致谢时，他吃惊地站了起来，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女孩儿的头说：“你们俩长得太像了！刚才是你领我来的吧？”

女孩儿忙回答说：“是呀！小弟生病把我们吓坏了！我和姐姐分头去找医生，是我运气好找到了医生叔叔呢！”

高个子医生端详着这对小姐妹；只见她们都很瘦弱，此刻，礼貌地站在一旁，十分疲惫地巴眨着大眼睛，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自己。医生又瞧瞧她们那位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的母亲，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弯腰给婴儿盖好，回头笑了笑对她们说：“弟弟没事儿了，你们俩去我铺上好好睡一觉，否则也会生病的。由我在这里照顾他好不好？”

两个女孩儿身心都很疲惫，多日来她们忍受着失去父亲的悲痛，守护着日渐不正常的母亲，整日提心吊胆又不知所措。现在遇到了这位好医生，弟弟没危险了，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顿感全身瘫软，真的十分想躺下睡上一觉，这时听了医生的建议便一齐向母亲看去。

“不用问你们的妈妈，走吧，我送你们过去。”医生边说边拉起孩子们的小手。

“姐姐！还有我呢！”一直安安静静坐在角落里的那个像漂亮男儿似的小姑娘，一看到姐姐们要离开，急得大声喊了起来。

医生这才发现了她，赶紧把她抱出来笑着对她说：“呵！这里还有一个小不点儿哦！来，叔叔抱你，咱们一起去。”

医生把孩子们安排在铺上躺下后，附在大女儿耳边轻声问：“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妈妈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同时又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两个月前我爸爸去世了，开始，妈妈天天哭，后来就不哭了，但也不爱讲话了。她决定要带着爸爸的骨灰回老家，院子里的邻居们都劝止不住，便帮忙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又把我们送上船。上



船后妈妈还偶尔和我们说句话，吃点东西，自打下船转坐火车后，她便不吃，不喝，不说，也不理我们，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和妹妹都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说到这儿，大女儿控制不住地呜咽起来。

“好孩子，别哭、别哭！叔叔会想办法治好妈妈的，你们安心地睡上半天，我过去了。”

医生说完，含着眼泪拍拍孩子的头离开了。

女儿们离开后，那位母亲看看放在座位上的婴儿，皱起眉头想了一会，似乎想起了什么，慌忙把婴儿又重新抱到自己的怀里。

医生面色沉重地走了回来，当他看到母亲又重新抱起了婴儿时，心情稍稍放松了一些。他站在她面前，伸头看了看呼吸均匀，睡得安稳的孩子，在她对面坐下来。他观察了那母亲一会儿，便温和地轻声问道：“他睡得真香，叫什么名字？”

母亲依旧盯着小桌上的蓝色，没有回答。

医生注视着她，微笑着又问：“你姓柳，你丈夫姓子木对不对？”

她仍旧没有反应。

“你是子木桐的爱人，叫柳静云对吗？你看看我是谁？”医生提高了声音。

她依旧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他不再发问，静静地看着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用眼睛紧紧盯着她，突然大声问道：

“柳静云！你要带孩子们去哪里？子木桐呢？他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来？”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动了，抬起头来不解地瞧了瞧对方，但是很快又把目光转向那蓝色，并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拍着。

医生也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抚摸着那蓝色缎布，心中无限悲哀，他把头低了下去……过了好一阵子，才偷偷抹去眼泪抬起头来。

